

第二章 寒门狂生

——郑板桥的青少年时代

一、寒儒世家

郑板桥的一生，和“落拓”有关。早年生活，他就以“落拓”为题，叙述自己“乞食山僧庙，缝衣歌妓家”，又说自己是“落拓扬州一敝裘”。到了中年，境遇改善了，他的同学顾于观仍然称他“有才终落拓，下笔绝斑斓”。还是一个“落拓”。晚年辞官，朋友们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落拓，王文治云：“板桥道人老更狂，弃官落拓游淮阳”，后来的凌霞在《扬州八怪歌》中则以落拓概括板桥一生，说是“板桥落拓诗中豪，辞官卖画谋泉刀”。^①不过，早年的落拓和晚年友人心目中的落拓涵义不完全相同。晚年的落拓当指放浪不羁，而早年的落拓，明显地，是说的穷困潦倒。

板桥直率，他不象李复堂，总是说自己的祖先如何阔气。郑李两人同时代、同乡里，后来回为县官，同有画名，两人的感情极好。但是说到家庭，李则夸耀是“神仙宰相之家”，郑则自述“初极贫”，走的两个极端。其实，兴化李府过去固然阔过，但是到李复堂的父亲，则早已衰落了。兴化郑宅固然穷，但先祖拥有家奴契券，到了他的父辈，尚能糊口供子女读书，穷也未穷到“极”的程度。

兴化有三郑，一为糖郑，一为铁郑，看来都是手艺人；还有一郑，就是板桥郑。板桥郑为读书人家，今日兴化“板桥故居”门外，依然可见“古板桥”一座。遗憾的是，这座桥在清代后期已经“易板以砖”，现在则是易砖以水泥了。板桥先世，三代都是读书人；曾祖新万，庠生；祖父清之，儒官；父亲立本，廪生。“儒官”何官？李一氓收藏的一幅板桥手迹，自述上溯三代，说明祖父“未仕，未经受封”。^②可见三代未仕。庠生、廪生都是俗说的秀才，廪生还可以领点象征性的补贴，但不足以养家活口。养家活口的来源一是靠产业，二是靠教书。郑家的祖田有多少？板桥日后为官，在他认为属一生中“稍稍富贵”的时候说：“将来须买田二百亩，予兄弟二人，各得百亩足矣！”百亩足矣，可见困顿的早年，家中的田产大大少于百亩。家中的房屋也少，早年还没有奴仆。《七歌》中写他幼年母亲汪氏有病，病中依然要为他喂奶，还要半夜扶病起床，一边咳嗽不止，一边哄他入睡。母亲死了，才不得不请来一位乳母费氏。一度时期，郑家穷得不能供给费氏饮食，这位乳母只得回家吃饭，然后再来郑家服务。看来，郑父立庵先生教书为业，收入是颇菲薄的。我们说，板桥先生出生穷儒世家，这就是说，他的家庭长期以来介于穷苦的农民与士绅之间，温饱常常很难维持，但是挣扎着维持这书香门第。“东邻文峰古塔，西近才子花洲”。油漆剥落的大门上贴的这副对联，曲折地反映着住宅的主人公不堕青云之志。这类家庭的子弟求得光耀门庭，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南闾高中，谋个官职；如果学无所成，连个生员的资格也未能取得，就无法取得官准的从事教书职业资格，就要下降到贩夫走卒、佣佃人家的行列里去了。这样的家庭促使早年的板桥发愤自雄，但是幼小的心灵所承受的压力则是沉重的。

板桥是个描写贫穷的能手。他的诗词，不管是少年还是老年，都有种洒脱豪放的风格，唯独在描写贫穷时，总是工笔描摹，凄楚动人，催人泪下。这和他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困苦中煎熬的生活阅历是有很大关系的。他这样写食不果腹：

时缺一升半升米，儿怒饭少相触抵。（《七歌》）

清晨那得饼饵持，诱以贪眠罢早起。（《七歌》）

半饥半饱清闲客，无锁无枷自在囚。（《教馆诗》）

乞食山僧庙，缝衣歌妓家。（《落拓》）

饥与寒是连在一起的。关于衣被不全的情形，他写道：

布衾单薄如空囊，败絮零星兼卧恶。（《七歌》）

萧萧夜雨盈阶卮（shì），空床破帐寒秋水。（《七歌》）
琐事家贫日万端，破裘虽补不禁寒。（《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天子》）
衣食不全，有时候连烧草也没有，冷锅冷灶，门前又不时响起催债者的声音：
爨下荒凉告绝薪，门前剥啄来催债。（《七歌》）
家庭如此贫困，只好进当铺，卖家藏什物：
谁知相慰藉，脱簪典旧衣。（《贫士》）
今年父歿遗书卖，剩卷残编看不快。（《七歌》）
家中处于如此困境，只好外出谋生：
十载名场困，走江湖盲风怪雨，孤舟破艇。（《答小徒许樗存》）
几年落拓向江海，谋事十事九事殆。（《七歌》）
男儿七尺之躯，上不能赡养长老，下不能供养妻儿，出门觅财，归来依旧两袖空空，于是：
归来对妻子，局促无威仪。（《贫士》）
千里还家到还怯，入门忸怩妻无言。（《七歌》）
生活的煎熬给了板桥躯体以痛楚，但是，比较起来，灵魂的痛楚也许是更为沉重的。30岁左右，他的孀儿夭逝了，在小小的坟莹前，年轻的父亲流着泪，仍用往日喂食的汤匙，盛满薄粥，悲怆地呼唤地下的孀儿用他的小嘴就食。他最担心的却是穷儒之家的小孩死后也是小小的穷鬼，无力应付荒途野鬼的勒索。他揪心地唱道：
坟草青青白水寒，孤魂小胆怯风湍。荒涂野鬼诛求惯，为诉家贫楮镪难。（《哭孀儿五首》）

我们的主人公早年就是在这样衣食不周、生活来源缺乏充分保证的拮据状态中度过的。长期的穷困生活形成了板桥往往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，也形成了由于地位卑微而产生的敏感的自尊，进而形成他的为世人侧目的狂傲的性格。这种被压抑的心态如果仅仅表现为一己的叹苦嗟贫，一旦地位变化，便会忘乎所以，那也不过是凡夫俗子，没有多少深刻的意义。可贵的是，我们的主人公从早年的贫困生活中领悟了人生哲理，终其一生能够推己及人，对于穷困者充满同情，对于为富不仁者深恶痛绝。在自己“稍稍富贵”的时刻念及过去，处处检点自己，他把早年的这段贫穷经历当作财富，这是板桥的可贵处，也是板桥高人一着的地方。

二、家塾——郝家村——毛家桥

板桥用过一方印，叫做“雪婆婆同日生”。这是一位杭州人帮他刻制的。③主人公自述兴化俗以十月二十五日为雪婆婆生日，他于这一天出生，故有此印。他出生的这一年是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岁在癸酉。他的童年，看来身体不十分强健，后来他在《怀舍弟墨》里说：“树大枝叶富，树小枝叶贫。况我两弱干，荒河漫草滨。”这也可以从体质的柔弱方面来理解。他的父亲立庵为生计所苦，母亲多病，在他三岁时便病逝了。他们生下的孩子先天不足，营养不佳是可以想见的。板桥属兴化郑姓东门一支，这一支或与这一支关系切近的，据板桥日后述及，有南门6家、竹横港18家，下佃1家，还有一位在村中属于叔祖辈的孤儿。在这些亲戚中间，没有什么豪富显贵。板桥还有一方印章，叫“麻丫头针线”，麻丫头便是他的乳名。郑氏人丁不旺，板桥自幼又体弱，父母取此丑名，贱名，无非是希望他能够不为病魔所夺，把郑氏的香烟延续下去。至于“麻”，至于板桥一再宣称的容貌“寝陋”，有人认为可能是皮肤过黑，有人认为确有若干麻点。参照关于板桥的数幅画像，似乎根据并不充分。幼贫说是“极贫”，容貌不够出众一再成寝陋，人讳言之我极言之，都是板桥狂放的一种反映。越是貌寝陋，越是有那么多女子钟情于他，麻丫头的“针线”越是为人珍藏，识者自能领略主人公从朱红色彩中透出的一股怨气与傲气，而不必认真地去数他当日脸上有几粒麻子的。

板桥幼年读书，自述“随其父学，无他师也”，这里可以看出郑宅的贫穷。富贵人家尽管长者学问渊博，但都是要延师教子的。要取得教育的成功，君子易子而教，古有明训。郑宅不然，立庵先生教馆糊口，板桥的生母汪氏在他三岁时病逝，继母郝氏持家，囊殍难继，于是不得不由立庵先生承担起慈父与严师的双重责任。兴化民间有一则传说，说夏甸有个农民叫夏四的请郑先生写一张契据，说明要卖一部风车给郑五，请郑先生在契约上写明风车的情形。先生说要写五六百字，要板桥磨墨。小板桥听了摇头说：“二十字够了，何必五六百字呢？”众人诧异，问他20字如何立据，这时，只听小板桥脱口说道：“李四有风车（兴化土语，车、差同韵），卖给郑五家，竖起转三转，一件也不差。”众人大惊，叹为神童。还说，郑板桥家隔壁有个铁匠铺。儿童启蒙认字以后，便要对对子，立庵先生看着隔壁的铺子给学生们出了个“两间东倒西歪屋”的上联，板桥脱口对出“一个千锤百炼人”的下联，又是使众人大惊，觉得这孩子了不得。所有这些，别人津津乐道，而板桥先生早就劝人不必妄传，因为他自己“幼时殊无过人处”。不过，铁匠铺的那副对子确是妙对，十分贴切，流传至今，许多人认为很象是板桥的口气。

科举时代的学塾授业，大抵有启蒙、读经、举业三个阶段，也就是初、中、高三个层次吧。板桥学塾读书，直到成年以后，总计在十年以上，可见随父受到的是比较完备的教育。他自述幼年读书“自刻苦、自愤激、自竖立”，显得十分用功。板桥自创“六分寸书”，传世极多，可是最近不断发现他早年的楷书，工整挺秀。上海陆平恕先生收藏他的一幅《秋声赋》，可能便是早年的旧作。^④他读经也是十分用功的，后来的《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》可以看成是他读经的心得笔记。儒家典籍浩如烟海，板桥由博返约，取精用宏，提出要在“终身受用不尽”的一批书上下功夫，“刻刻寻讨贯串”。其他的书，在他看来，是都该烧掉，或者逃不了“不烧之烧”——被人遗忘的命运。能有这样精采的议论，早年在学塾中不用功读经，没有广泛涉猎的底子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至于举业，通常所说学做八股文、学做试帖诗，板桥在他的慈父严师的指导下，自然又是下了一番功夫。没有这块敲门砖，日后成不了康熙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。但是，令人费解的是，望子成龙的立庵先生，在板桥传世诗文里的形象，远不如他三岁即逝的母亲汪氏那样丰满，那样在字里行间充满激情，也还不如对他的继母、乳母怀念之深。一方面，他说他父亲“以文章品行为士先”，一方面，他又说“板桥文学性分，得外家气居多”。板桥做文章处处讲求沉着淋漓，秉笔快书，对于“不可说破、不宜道尽”的文风多所讥讽，其实，他在这里倒正是在“不可说破、不宜道尽”的。

“得外家气”，是指的他的外祖父汪翊文，兴化的一位隐居不仕的念书人。此外，还有一位“外家”，就是继母郝氏的族叔郝梅岩。大约板桥四岁时，继母郝氏从盐城郝家庄嫁到兴化郑家，直到板桥13岁时去世，前后约十年。这十年中，板桥受到这位贤惠的后母的慈爱，“无端涕泗泪阑干，思我后母心悲酸。十载持家足辛苦，使我不复忧饥寒”。郝氏不仅贤惠，在归宁时还带幼年的板桥到郝家庄去，向她的族叔一名儒郝梅岩求教。梅岩公当时设塾于庄西北的净土庵的东厢房里。板桥在净土庵学字练画，老和尚一见板桥来了，忙不迭地把纸藏起来。板桥无纸，便在大殿的墙上、神龛的板壁上以及香案、门窗上写字、绘画，有真草隶篆，还有花卉翎毛。板桥成名，郝家庄的人把这些都保存下来了，一直到1921年。1921年的腊月初八，一场大火烧了净土庵，板桥留下的这些少年时代的艺术品，也跟着烟飞灰灭了。

板桥说他“随其父学，无他师也”。但是，郝家庄今日的老人回忆说，板桥到外婆家，曾随梅岩先生学过。也许时间短暂，板桥在“自叙”时，不必详细提及了。梅岩公曾经要求生徒作立志的对联一副，板桥做的就是“其人如碧梧翠竹，其志在流水高山”，郝庄的人传说至今。

郝庄的人还记得，当年板桥在这里学写字，常常把长长短短的竹叶、竹枝，大大小小的卵石收集起来，在地上摆字。一捺一撇用竹叶，一横一竖用竹枝，大大小小的点则用卵石，

又是游戏，又是学习。板桥还学画。他画飞鸟的姿态，竟把郝家笼子里一只画眉开笼放了。由于仔细观察了笼鸟凌空姿态，结果画得活灵活现。梅岩先生教的学生，日后多人高中，他自己也在雍正年间中了进士，得到了御赐的“文压徐淮”金匾一块。在中年，板桥曾有一联赠梅岩先生：“虚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骨梅无仰面花”，表述了仰慕之情。据说，梅岩先生赴考，主考对他的卷子大为赞赏，把它放在一旁，放榜时竟然忘了。后来发现了，又给补上。梅岩先生认为已经落榜，何必再补，淡淡地回答了报喜的人，又去教书了。“傲骨梅无仰面花”之梅，梅岩先生也。⑤

板桥还有一处读书的地方，便是真州的毛家桥。真州与兴化同为扬州府属县，毛家桥在真州城东南的江边一带。自兴化城至毛家桥要经过扬州，水路约200里地。板桥日后在《为马秋玉画扇》的题句中，这样回忆当日读书的情景：

余少时读书真州之毛家桥，日在竹中闲步。潮去则湿泥软沙，潮来则溶溶漾漾，水浅沙明，绿荫澄鲜可爱。时有儻（tiào）鱼数十头，自池中溢出，游戏于竹根短叶之间，与余乐也。未赋一诗，心尝痒痒。

就题句中作者当日的情趣看，常常在竹中“闲步”，可见已经不是一个孩子，业已步入青年时代了；但是看到白条鱼从池水游出，又觉得在和自己一起玩耍，似乎尚未完全脱离稚气的少年阶段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任乃康先生遗著意见，毛家桥读书一节，姑系于板桥17岁左右，是经过斟酌的。板桥家住兴化，为何负笈真州就读？一种猜测是真州有至亲。细阅板桥家世资料和板桥诗文，未发现其上辈与真州有何瓜葛；一种可能是真州有名师，专程前来求学。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，因为郑宅拮据，无力承担板桥费用，同时也未发现当日真州有何名师。如果这两种可能都难存在，那么可能性很大的便是郑立庵先生来毛家桥教馆，板桥随同前来就学。立庵先生生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长板桥20岁，当日正是血气方刚的30多岁年纪。立庵先生先后两个妻子汪氏与郝氏均歿，正值鳏居，家中并无牵累。携儿一同赴馆，一则免得两处开支，二则免为板桥学业悬心，三则可慰客中寂寞；四则教馆之余，因扬州离毛家桥甚近，可以携儿观光名都风物。这样推测的根据是板桥幼从父学，并无他师。有关立庵先生的种种记载中，只云生徒众多，未云足不出里。所以说板桥在毛家桥就学依然是从父学，自然是言之成理。不过，在未有直接资料证明以前，这里只是姑妄言之。

三、狂士畸人的影响

板桥少年得狂名。给墨弟的家信中，自称“狂兄”，后人的传说中，也说他幼年便“放言高谈，臧否人物”，全无拘束。这种性格的形成，从外在因素考察，和他曾经随陆种园先生学词不无关系。

据板桥的看法，康熙间兴化有三大诗人。一个叫徐白斋，一个叫李约社，一个便是陆种园。徐诗颖秀，兼攻制艺；李诗沉着，呕心吐肺；唯有种园先生工诗以外，以诗余擅场，即以词闻名。⑥板桥从他学词，最终词胜于诗，名噪南北，陆先生的功不可没。陆种园名震，又名仲子，号榕材、北郭生，蓼村，从他的家世看，是个破落户的飘零子弟。他的祖先在明代曾经做过京官（礼部主事），出使过朝鲜，传家至他父亲时，家道业已中落。种园先生讨厌制艺，淡于名利，一生很不得志。春日酒后，他曾折一枝鲜红的桃花，插于发梢，一边高歌，一边在闹市中行走。花瓣满身，行人侧目，友人劝他节制，他却笑道：“我贫士耳。彼奈我何？”什么时候该掌握什么分寸，他心里很明白。他善于写字，但他“贫而好饮”，写字的笔常常为抵酒钱，当在当铺里。求字的人只好先为他赎笔然后才好要他写字。其先人曾有出使朝鲜之赠行诗卷，属传家之宝。友人有急，种园先生借诗卷让他解急，意外的是，诗卷竟然丢了。友人不好交代，他却不以为意，说是丢了也就算了。其人慷慨如此。《板桥集》里曾经附录了一首他的《赠王正子》，写两人偶然相遇，互通消息，叹人生聚散无常以后说：

同是客，君尤苦。两人恨，凭谁诉？看囊中倾矣，酒钱何处？吾辈无端寒至此，富儿何物肥如许！脱敝裘付与酒家娘，摇头去。

词写得明白如话。笔也当了，传家宝也丢了，现在身上的破衣裳也脱下来了，还是要喝酒！这样的士人越是穷，越是狂，因为有生活实感，词便越是做得好。板桥境遇和种园先生仿佛，先生的人品和才气给板桥很大影响，先生的放浪形骸、满腹牢骚也给板桥以很大影响。两人作品在风格上有许多相近之处。后人讥笑陆词“暴言竭辞，何无含蓄至此”，兼讥板桥继承种园诗品，以“沉着痛快”为第一，认为病在浅显。⑦借用一句俗语，叫做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。试想，象陆种园、郑板桥这样的贫士，缺衣少食，贫病交迫，愁肠百结，感慨之极，发为诗文，又如何能够清深淡远，温柔敦厚？

陆种园先生的词对板桥的影响，在《板桥集》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最近，兴化的李学中、任祖镛、王益谦三位先生提供了一批早年的陆词与郑词，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师承关系。陆词有《忆江南·辛巳清明》，其中两首是：

清明节，不异峭寒时。燕子来比前日早，梨花开较去年迟，闭门雨丝丝。

清明节，僻县人也忙。十里红裙山子庙，一船春酒郭家庄，两岸菜花黄。

辛巳为康熙四十年，即板桥九岁时。词中的山子庙即兴化西门的昭阳将军庙。兴化一带战国时属楚，为昭阳食邑，后又为昭阳葬地。直至今日，兴化县城所在地仍名昭阳镇。郭家庄则在县城西北。乡情乡词，陆词所写有浓厚的乡土情趣。⑧现在兴化传抄的板桥《端阳五首》也是用的《忆江南》的词牌，我们看看其中的两首：

端午节，正为嘴头忙。香粽剥开三面绿，浓茶斟得一杯黄。两碟白洋糖。

端午节，妇子乱忙忙。寸剪菖蒲和滚水，一杯烧酒

拌雄黄。额上字涂王。

郑词与陆词一脉相承，似也不似？板桥日后所写潍县竹枝词，大体上也是这类风格。但是，端阳词与板桥成年作品比较起来，显然模仿的痕迹很重，自然不是“自树旗帜”之作，用词的典雅程度也不够，看得出这是学生时代的游戏之作。

还应当说一说的，当日与板桥一道向陆先生学词的，还有两位同学，一个是王国栋，一个是顾于观。《七歌之七》说：“种园先生是吾师，竹楼、桐峰文字奇”。竹楼是王国栋的字，桐峰、万峰是顾于观的字。顾于观这个人，文字奇，后来的为人也奇。他是板桥的知己，他说两人的友谊是“百年若个是知音？日观峰高渤海深”，如山如海，经得起岁月的检验。而立之年他谋到幕僚的差事，但老无所成，他对世事看得淡了，庠生的地位也不要了，对尘世富贵表示无所眷念。他和板桥有唱酬往还，《板桥集》和他自己的《灏陆诗钞》里都能见到。

这个时期，板桥还深受一位艺术大师的影响，这个人就是明代的徐渭。徐渭字文长，号青藤山人。这个人生于病态的困窘的家庭，考上秀才后，又八次应考，均遭挫折。他中年惧祸，得了狂病，病中杀妻，下狱七年，自杀九次。但是他的诗、画、书，还有他写的剧本，都能自树一帜，独步古今，有非凡的成就。怀才不遇，不为时人所重，惹得他长叹“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”；他自编年谱，名为“畸谱”，把自己看作是乖时背俗的畸人。正是这样的畸人，惹得板桥同情、敬仰、赞叹、惋惜，不能自己。他曾请吴于河刻过一方图章，叫做“青藤门下牛马走”，当时人袁枚还说板桥有一方“青藤门下走狗”的印，惹得后来的齐白石也愿意跟着板桥要在青藤门下当“走狗”。但是直到现在，袁枚所说的那方印我们还没有见过。“牛马走”也好，“走狗”也好，无非极言对徐渭崇拜之深。板桥不大看得起人，但是一旦谁征服了他，他便五体投地。他崇拜徐渭的画艺，赞美徐渭用瘦笔、破笔、燥笔、断笔，极工而后写意，成为大家；他崇拜徐渭的书法，专门写过一首词，说他翰墨馨香，笔势惊人，如狂风，如云朵，如银河，如烟霞，变化万端，美不可言；他崇拜徐渭的文学才能，少年时就读徐渭的剧本《四声猿》，一直读了数十年，都不撒手。板桥崇拜徐渭崇拜到发狂的程度，是有道理的。他说过：徐渭“才高而笔豪，

而鬱亦有倔强不屈之气，所以不谋而合”。一个是困窘的境遇，一个是才智超人，一个是一股狂劲，有此三者，板桥认为与青藤不谋而合，所以愿在青藤门下执仆役之礼，听他使唤，为他效劳。

是由于陆种园、徐文长的影响么？板桥日后回忆他读书时代便喜欢骂人，自负太甚，对人礼貌不够。他骂人专拣有学问的秀才骂，惹得长辈对他侧目，劝小字辈不可与他往来。但是他骂人也不是乱骂的，遇到别人“有一才一技之长，一行一言之美，未尝不啧啧称道”。他和少年们谈天下事，知人论世，说诗议文，在古庙里骑在石狮子上往往直到深夜不散。他好发奇谈，曾说当代一些以技巧取胜的文人不过是个小儒，而胸罗万卷的名士，文章尽管莽莽苍苍，但华而不实，于世无补，只有那些匡时济世的大英雄才能写出好文章，而他们从来都是不读书的！这些议论出自一个少年之口，只好使人咋舌。兴化民间还有一则传说，说是一位士人某日取出一幅珍藏的《斗牛图》，炫示众人。一些颇有学问的人便展开议论，有的说是唐代戴嵩的作品，真是神笔，有的说这牛气势非凡，唐以后画牛的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；有的人说这类唐人精品，目下可值银若干，胜过良田百亩。在一片赞美声中，只有一人在一旁冷笑，这人便是少年板桥。众人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，两牛格斗，必用两腿夹住尾巴。这幅画上的牛都是翘尾巴的，怎么能说是好画？有人想说戴嵩的画你竟敢议论吗？但是看看牛尾巴又想不出有什么恰当的理由来呵斥这后生小子。于是，小小后生的一盆冷水，浇得大家哑口无言。

也正是由于这位学生“少年狂”吧，陆种园老师才十分赏识他的。晚年的陆种园在《郑克柔述梦》中赞扬了他，又羡慕他具有浪漫精神。学生板桥则更是景仰先生。种园的诗词，扬州吴雨山曾经刻印过，可惜流传不广。板桥在日后出集时，在同一词牌下巧妙地附录了先生的两首词，为先生扩大影响；为人作画时，又把先生常爱题的句子题上，注明出自先生，又说先生从不掠美。师生情谊之深，堪为楷模。

四、教馆江村

板桥子承父业，是在应童子试、取得秀才的身份以后，也是在结婚成家、成为少主人，需要由他维持生计以后。板桥应童子试的时间，约在及冠之年，这时候，李鱣已经“名噪京师及江湖淮海，无不望慕叹羨”了。板桥 23 岁结婚，婚后不久便赴真州江村就馆。兴化的秀才跑到真州来教书，按常情推断，当和他当日曾在毛家桥就读有关，和他在真州结识了一批朋友有关。某些论者以为，板桥婚后离家，是由于家庭生活不十分和谐，是由于徐氏对他的吸引力不够，等等。这可以成为小说家的推测，但不足以成为传记的推论，因为缺乏直接证明的材料。

从兴化到真州，有一条 200 里左右的水路，要经过扬州。路途遥远，又背着行囊，没有私家船只的人，只有搭便船，以舟代步。据说，有一回板桥搭一家公子的包船南下，那公子和几个豪家子弟正在舱中作诗酒之会，对这位落魄书生很不礼貌，要他坐在后艙。酒酣耳热，公子一时兴起，听说后艙有搭船的秀才，便说他们正以赴扬州为题吟句，要后艙的士人也献上一首，也可以请他来饮上一杯。板桥听公子是北方口音，又见一脸的傲慢神色，便说：“我吟你记，如何？”公子点头。板桥入舱，使用扬州一带方言吟道：

náná 一小舟，
pāngpāng 水上游。
zìgá 一声响，
tùtuò 到扬州。

傲慢的公子提着笔，目瞪口呆。纸上难落一字。众人起哄，要板桥书写。板桥大笔一挥，写下这么四句：

CC 一小舟，
CC 水上游。

CC一声响，
CC到扬州。

舟中诸人素来自称饱学，但诗中有八个字却从未见过，而字却写得十分潇洒，一个个只好摇头叹息，适才的一股傲慢之气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这个故事也许是扬州落魄文人所创造，以一消受人冷眼之怨气吧，因为板桥在传世诗文中未尝述及。

江村这个地方，在真州新城都天庙东南面江一带，是处园林住宅。县志说是在游击署前，为里人张均阳所筑。康熙年间，当时的主人是安徽的富商郑肇新。经主人的陆续经营，园中有13处景点。这13处是耕烟阁、香叶山堂、见山楼、华黍斋、小山湫、东溪白云亭、溉岩、芙蓉泚，簌簌径、度鹤桥、因是庵、寸草亭、乳桐岭。郑肇新曾经款待过石涛，石涛在仪真建有“真州读书学道处”，又写过《白沙翠竹江村阁诗十三首》，还画过一幅《江村泛舟卷子》，题过几首诗。后人推测，江村的建筑，曾经受过石涛的指点。④板桥来此教馆时，郑肇新已届耄耋之年，主人可能是郑公后人或是另姓的富户。板桥诗文中记述他在真州所教之学生大都姓许，当日聘用他的主人，自然有一位是姓许的人。

当日教馆有三种情形：一种是义塾，由族中设立，属同族中人互助性质，有钱者多出膏火之费，族中人不分贫富均送子弟就读。第二种是私塾，由塾师觅地，开设书房，学生奉献束脩，开馆授意。这种书房可以是在塾师家中，可以是在寺庙、会馆等公共场所。第三种是家塾，有钱人家延请家庭教师，主人的子、孙、甥、侄等，只要主人同意均可入学。这样的塾师一方面教学生，一方面往往陪主人谈诗论文，称为“西席”，即门下客。板桥教馆情形，我们可以从《村塾示诸徒》《教馆诗》中见其端倪。一是教家塾：“傍人门户过春秋”，地点又在客地的江村，即著名园林之内或者左近。二是教的不是一个学生：板桥有诗，题为《示诸徒》。三是教了几年，不只一年两年：“飘蓬几载困青毡，忽忽村居又一年”。四是当日聘用板桥的主人已不富有，给板桥的待遇很菲薄：“半饥半饱清闲客，无锁无枷自在囚”，供给的伙食很不理想。五是板桥和主人相处不十分融洽：“课少父兄嫌懒惰”“遮却当年一半羞”。最后一点是板桥在这里教书，不象他的父亲那样老成稳重，安分守己，他顾虑“功多子孙结冤仇”，但又“放荡深惭学俸钱”，积极性不是很高的，但内心又常常自责。他的自述清楚地表白了在而立之年以前辞席的原因。

当日板桥的学生，从他留下的诗文中，有姓名可考的，一个是许樗存。师生两人有诗句往还，可见他的学生业已成材了。二是许既白。在《家书·仪真县江村茶村寄舍弟》中，记述了许日后专门备了一条船，请先生重游江村；三是许雪江。板桥有《寄许生雪江三首》。不过，往日的读书人有名、有字、有号，还有别号。三个姓许的，也许是三人，也许是两人或者便是一个人的三个名字，都有可能。

在江村数年，板桥结识了若干诗友文友酒友，其中有张仲崧、鲍匡溪、米旧山、方竹楼、吕凉州诸人。板桥还游历了真州诸名胜，此时或日后都有诗歌记述。著名的去处是当日伍子胥渡江的遗迹。伍员当日由楚奔郑，再由郑奔吴，途经今日的苏北一带。伍员过昭关，昭关在扬州之北30余公里处，今日名昭关镇；伍员解剑渡江，遇浣女，遇渔丈人，今日仪真之西有胥浦。板桥当日游览的一个是“伍相祠”，一个是“浣女祠”。古人注《史记》，谓伍子胥过的昭关在江西。其实，江西乃由楚奔吴必经之地，而非由郑奔吴必经之地。这样的注释是想当然的。宋末文天祥曾在真州一带流连，策划抗敌。板桥去过“雪中松树山神庙”；明末的黄得功誓死抗清，板桥也去拜访过，“行过一山又一山，黄将军墓兀其间”。板桥有一首诗，叫做《晓行真州道中》，说他骑着马，携一张琴，穿林入山，听江声，看晓月，还在马背上推敲诗句。这大概是教馆之余，由朋友或者由学生家长邀他出游时的情景。由兴化到仪真，需经若干水网地区，再说，一个潦倒书生，自备马匹也是十分困难的。

做诗以外，板桥不时作画。他日后在题画时说过：“江馆清秋，晨起看竹，烟光日影露气，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，胸中勃勃遂有画意。”那时候他的画并不出名，所以现在仪

真还很少发现谁保存过板桥早年的画。但是，他作的若干对联却保存下来了。一幅是他贴在学塾门上的：“青菜萝卜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”。现在兴化板桥故居所悬“白菜青盐靛子饭，瓦壶天水鞠花茶”的板桥手书，和此幅仿佛，大概是对于“半饥半饱”生活的调侃吧。还有一幅是悬于江村的：“山光扑面因新雨，江水回头为晚潮”。这幅对联于此时此地十分贴切。江南的润湿天气，江边的水色山光，加之雨声潮声，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。这幅对联后来还挂在焦山的自然庵，贴切的程度较之江村尤甚。正是由于这副对联，日后板桥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折。在民间还有一种传说，说有人保存了板桥当日“欠酒二两”的条子。“河桥尚欠年时酒，店壁还留醉后诗”，可以作证。日后板桥成名，酒家找出欠条，精工裱制，还干脆把店名改为“欠酒二两”，招徕顾客。据说从此生意兴隆，发了一笔小财。

江村这个地方，板桥一生都表示十分怀念。这地方的风景实在太美了。板桥曾向他的弟弟描述道：

江雨初晴，宿烟收尽，林花碧柳，皆洗沐以待朝曦；

而又娇鸟唤人，微风送浪，吴楚诸山，青葱明秀，几欲渡江而来。此时坐水阁上，烹龙凤茶，烧夹剪香，令友人吹笛，作《落梅花》一弄，真是人间仙境也。⑩

板桥步入中年，写过《客扬州不得之西村之作》《再到西村》，探望送花邻女，再晤卖酒老翁，低回于藤花老屋，和野老回首以往，感慨万千。步入暮年，又写《贺新郎·西村感旧》，对江村读书处无限流连。流水板桥、树篱青瓦、瓜圃空棚、斜阳衰草，都使他魂牵梦绕。他记得江村有个姓徐的卖酒人，为此专门填了一首《唐多令》：“分付河桥多酿酒，须留待，故人赊。”直到晚年，飘泊他乡的板桥，又填了一首《满江红·思家》，说是“何日向，江村躲；何日上，江楼卧，有诗人某某，酒人个个”，想在这“人间仙境”里终老。

注：

① 顾于观诗，见《灞陆诗抄》；王文治诗，见《梦楼诗集·为吴香亭题郑板桥画竹》；凌霞诗见《天隐堂集》。

② 见《郑板桥判牒》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。李一氓注文为：“上板桥三代两纸，为板桥亲笔，由济南得来”。

③ 见《板桥先生印册》。治印者为杭州身汝敬。

④ 1984年，扬州市文联等单位在兴化举办郑板桥诞辰290周年学术讨论会，陆先生至兴化，携来此幅真迹，在会上展出。

⑤ 据《美术研究》1984年4期《郑板桥与盐城郝氏》一文。调查者为薛振国、董存康、单虹，回忆者为郝昌、郝春林、宗树源等老人。

⑥ 见《板桥集外诗文、李约社诗集序》。

⑦ 见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卷一》。

⑧ 可参看兴化郑板桥纪念馆《板桥》总第五期《陆种园与郑板桥》一文。

⑨ 据仪征市史志办公室《仪征史话》内部发行本。

⑩ 见《板桥集·仪真县江村茶舍寄舍弟》。